

四庫

全書

四庫全書

全書

第六九八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   |      |      |      |       |      |    |     |      |      |      |       |
|---|------|------|------|-------|------|----|-----|------|------|------|-------|
| 附 | 二程遺書 | 二程外書 | 二程粹言 | 公是弟子記 | 節孝語錄 | 儒言 | 童蒙訓 | 省心雜言 | 上蔡語錄 | 袁氏世範 | 延平答問錄 |
|---|------|------|------|-------|------|----|-----|------|------|------|-------|

|            |              |              |              |              |               |               |               |               |               |               |              |              |
|------------|--------------|--------------|--------------|--------------|---------------|---------------|---------------|---------------|---------------|---------------|--------------|--------------|
| 宋朱熹編……………一 | 宋朱熹編……………二八一 | 宋楊時編……………三五五 | 宋劉敞撰……………四三九 | 宋徐積撰……………四七三 | 宋江端禮編……………四七三 | 宋晁說之撰……………四九七 | 宋呂本中撰……………五一五 | 宋李邦獻撰……………五四五 | 宋謝良佐撰……………五六五 | 宋曾安國錄……………五六五 | 宋朱熹撰……………五九五 | 宋朱熹撰……………六四三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  
目錄  
卷一

詳校官典籍<sub>臣</sub>滿奕高

編修<sub>臣</sub>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高 中

謄錄監生<sub>臣</sub>章玉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二程遺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朱

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程

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

佐游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

唐棟鮑若雨鄒炳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次且各隨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

惲以朱先庭所鈔伊川語實諸伊川伊川有

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

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

案此事見朱子後序中故朱

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

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繁也是編成於

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

附益畧據所聞歲月先後編次為二十五卷

欽定四庫全書

三編卷五

遺書

又以行狀之屬八篇為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又晦庵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亦抄出逐條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

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

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須莊子一條語涉偏

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有

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

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為不苟矣故文獻通考

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曰抄所載則

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

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為第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編卷五

遺書

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為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域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恭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sub>臣</sub>紀昀<sub>臣</sub>陸錫熊<sub>臣</sub>孫士毅

總校官<sub>臣</sub>陸費埤

欽定四庫全書

二雅堂書

卷一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卷十

洛陽議論

卷十一

師訓

卷十二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謝顯道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下

附東見錄

卷三

謝顯道

謝顯道

卷四

游定夫所錄

卷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卷十

洛陽議論

卷十一

師訓

卷十二

謝顯道

謝顯道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晚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壬戌

卷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元豐六年癸亥

卷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卷十五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曾生關中但辛未年呂

與叔已卒此篇尚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已巳冬所聞 不知何人所記已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卷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同行已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永或云關中學者

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曾夫卒此篇有曾夫名字則三年

前語也

卷十八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永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建炎後紹聖四年建靖前

事延平陳淵幾變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語在後

卷十九

楊遵道錄 楊地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洛陵後事

卷二十

周伯忱錄 周字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卷二十一上

師說

卷二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覆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卷二十二上

伊川雜錄

卷二十二下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問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卷二十三

鮑若雨錄 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尚霖

卷二十四

鄒德久本不使鄒氏之子來會觀見先

卷二十五

暢潛道錄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

何人所記獨聞見於足平羅氏別錄則註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果曉叔所傳讀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行狀後游

哀詞呂大

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

奏狀胡世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

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

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

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

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

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

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書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

欽定四庫全書

人尹焞得朱光度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

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

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

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

天下之英材具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

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

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

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

且數十年區區搜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目錄

七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嘉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目錄

周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卷一

宋 朱子 編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卷一

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熟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

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進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卷一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惑却不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  
不予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  
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  
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  
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  
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  
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  
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  
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  
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  
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  
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  
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  
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  
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  
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  
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  
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  
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  
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  
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  
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  
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  
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  
也立之斯立

佛學

一作氏

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

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

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

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

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

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

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

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五

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

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

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

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

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述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述

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

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

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

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

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

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

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

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六

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

以草木為陰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

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

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

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  
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  
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七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  
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  
所用力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  
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

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

孟氏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提仁義

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

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益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八

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

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

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被自有此義理我但能

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搶上相

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

想直不能如此直入塋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運迤

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

某却實在塋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

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塋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

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

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

亦一作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九

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

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批裨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

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

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並墓人為墓祭

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

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

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

走刑棘輅亂枯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

可合而為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為一

墓人墓祭則為尸舊說為祭后土則為尸者非也蓋古

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

如今城隍神之類皆不當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十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

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渎神若祭祀有祝有

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

渙革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

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

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

不知此

一本有

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古人為

自處如何三代之末  
已是不待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  
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稱者之兄弟  
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  
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

欽定四庫全書

二禮通考

十一

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  
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  
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  
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  
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盥盂几  
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跪不莊不敬則

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  
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

欽定四庫全書

二禮通考

十一

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  
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  
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  
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  
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  
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梁冠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卷一

十三

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

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  
卷一

十四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入逆詐僂不信去也肘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肘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常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